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遷讁下

雜書

遐邇下

校知己書 或云與大理楊卿書　劉蜕

復何事哉弓矢乎制敵之事今為導衛羽儀金革乎勇衆之器今為節奏和聲射宫蓬蒿幽燕少年耻蹈其下文之用莫過乎當時文之人莫過乎閤下復何事哉漢既治世詩書禮樂皆已逸墜求亡書者故冬官考工開千金之購議帝制者進退脊拜定茅蕝之中而今河洛塚壁圖簡編修登降俯仰不倒步序便蕃之儀莫過乎

當時優游之學莫過乎閣下復何事哉材力既以相譽忠正得以相扶及秦世為之妖言東漢為之黨禁公道畏忌相顧而野死今布衣匹夫得歌王公大人之盛德先進達生得薦布衣匹夫之事業唯其公當舉之不以為疑扶之不以為黨無私之道莫過乎當時譽能之心集作人莫過乎閣下嗚呼苟有其時而無其人雖有舉能之心集作人斯為閣下惜有其人有其時而閣下苟不留意偏念斯為來世弔蚖生二十餘年已過當時之盛棲

遲困辱者過集作遇當時之人書成而皆樂乎其時出車滿於道路而才高於蜕忌蜕侵已才下於蜕畏蜕擅名是以深知之者不得終其朝欲振之者又自無其力也謂其書空集作終為來世用已矣乎不意得與閣下不為異世同乎文字所謂當時之人斯非閣下者乎則其人未死口能言乎能盡集作畫門下見之復用何禮以接之既接之復用何詞以譽之譽之得盡其才接之得盡其禮斯人也讀書業文德集作得有知已居窮守道死且

不朽復何事哉

獻南海崔尚書書

所謂大丈夫豈天使為之哉以其進為天下利退有百世名顯為諸侯師黙成萬一作髙非世法而已為退黙者為避人得時而退黙者為自進為進顯者為必行不得時而進顯者為失志是以雄才盛德不可以不兼其時故無其時不可行也有其時而志未達又不可行也志達而未信於天下又不可行也上位之人有不可故下位

之人有踰垣塞牖而自遁者又豈唯退黜而已矣集作哉

方今天下百姓不敢爭步畆四夷不敢犯守陲自元和

已後國家不傷一夫不亡一矢雖有豎子弄兵曾無根

一作筋穿皮蠧之患尋已伏誅一作誅伏然而門下不謂無其

時乎昔雍丘不能以才達求討吳蜀以自試班超不能

守其家儒然後得官校尉夫文一有家之二字不遇清世不免

操弓矢而擐甲胄也今則仕由文學著官自清顯尊閎

下不謂志未達乎夫南海實莞榷之地有金珠貝甲脩

牙文犀之貨非茂德庶名國家常重其人閣下不謂未信於天下乎當其時士亦故不以天下之廣居自隘九字一作不以天下之廣自隘以居其身不以天下之道自負以不知已故賂媒請介則不忍為守媒待介或有所自棄故退默者不得不自進矣閣下以謂時乎未可也嗚呼蜿之生於今二十四年雖天有南無可置其門雖天有東不得開其序伏臘不足於糗糧冬夏常若於皸濕然而因時著書滿十卷自謂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後不有得於人

必有得於鬼神今則力疲於天下笑日暮而郵舍閉今閤下進為天下利而又顯為諸侯師之時奈何得有踰垣塞牖之蛻乎故先自棄南鄙再拜不勝懇懇窮泰有時未可知也謹貢舊拔刺書一卷以其最近於情雜歌詩共二卷以其頗有逸事伏惟周賜覼覽無憚僇笑

雜書

與徐陵請王琳首書　朱瑒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閭表忠貞之

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北齊書南史有於字前書垂名二本有於字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濵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揔蕃北齊書作方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救二本作繼雖繼二本作徙縕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啟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經二本作輕旅臣之嘆猶懷客卿之禮感玆知己志此捐軀至使身

沒九原頭行萬北齊書作千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平生之志原野暴體二本作骨全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立良可愴焉瑒早蓮末僚預參下席荷公二字一作降之吐握感君二字一作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二本作霑巾拭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往二本作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左二本作右非無舊北齊書作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賔願歸元二本

無元字彼境還塋二本作修宅穸庶孤墳既築或飛嘶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民二本作人近故舊王維等已有論牒仰嘗制議不遂所陳昔庶公告逝即肥川而建塋域孫叔南史作叔孫作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前二字作其例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士二本作容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遺崔賾書　隋豫章王見隋書崔賾傳

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

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睨
界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
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
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
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
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
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拽長裾藉瑇筵躡珠履歌山桂
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

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言寧俟繁辭

與博昌父老書　駱賓王

其月日駱賓王謹致書於（集作于）博昌父老等豈並無恙甚善甚善（集作幸善幸善）雲雨俄別封（集作風）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度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期（集作其）然也自解携襟袖将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陸處士（集作張學士）盧先（集作從）朝露辟閭公倏掩夜臺故舊

史集作門人多遊萬里者年宿德但見松丘嗚呼泉壤殊途幽冥永隔人理二字一作生人禮非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况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惟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淚因情起集作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逸三號遽集作詎忘情於怛化啜其泣矣尚何言集作云哉又聞移縣就安樂故城廨宇邑居咸從其地里門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頹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歸來遼東之城郭猶是

靈烏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望是稱無棣之墟松檟千秋有切維桑之里故每懷宿昔尚想經過于役不遑駕言徒極(集作願言徒墉)今西城有望東戸無為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寧復心(集作悲)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跂予望之徑(集作經)途窈邇停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往山川在目地邇人遐以此懷勞

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答楊賁處士書 獨孤及

上德無為其次為而不擾及為邦歲暮集作替而人疲如初集有終字日以貢賦不入獲譴於上官遂以州北不調之琴思解弦更張之義箝口徽輸集作賦以代他征意欲因有為以成無為為未著而人已告悠其所以然無德故也夫導政齊刑民猶免而無恥況權道以反經為用去德逾遠使無速謗末由也已所喜幸苟有過吾子知之

貽書見讓以直諒相益商也起予孟孫愛我吾子兼之矣愧辱嘉貺顧無以當之三復白圭欲罷而不能然來書所陳富人出萬今易以千貧人出百今亦數倍富倍優貧倍苦竊詳雅旨事或未然昨者據保簿數百姓并浮寄戸共有三萬三千比來應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餘二萬九千五百戸蠶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錢以助王賦詩不云乎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在於是矣每歲三十一萬貫之稅悉鍾於三千五百人之家謂之高

户者歳出千貫其次九百八百其次七百六百貫以是為差九等最下兼本丁租庸猶輸四五十貫以此人焉得不日困事焉得不日蹙其中尤不勝其任者焉得不襁負而逃若以已困之人已竭之力杼軸不已恐州將不存苟以是為念安敢不夙興夕惕思有以拯之方今為口賦誠非彝典意欲以五萬一千人之力分三千五百家之稅愚謂之可(集作可復)使多者用此以為裒少者用此以為益損有餘補不足之道實存乎其中富人貧人

悉令均減倍優倍苦何從而生竊料動揺不安以遁逃相肩者不過以規避之户與寄容耳此輩浮食偷安以久漏差科惡同均稅賦之名祇思苟免若編户地著者雖驅之使逃亦固不從今已擇吏分官以辨其差等集作等差量分入賦其數懸牓以示之信若信之不明分之或過等差之不均官吏之不仁困而後去誰曰不可乃未及知斂之薄厚辨之濟否望風聆聲遽告勞而逃斯豈為政者之過乎顧禮義之不懲孰能恤叛者之言邪天

下無不食王土之臣寧有不輸王賦之民此輩飲國之澤食地之利將薄斂以助逋賦則曰挈妻子而去之是知(集作與)鳥獸蠻貊無以異矣其來既不可以奉征稅其去亦何足以病州縣違之一邦亦猶是也等不為用又焉能資隣然計斯人之徒亦未必悉然固或有不去者焉庶幾其所濟猶大但不防之於微拙誠有之奉教省躬(集作三省)敢不知罪子産鑄刑書作兵(左傳作丘)賦以救鄭國而獲譏於叔向及才不如子産口筭不如兵賦而吾子

之言過於叔向之直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簿領拘限莫由詣展未見君子馳誠無極不宣舒州刺史獨狐及頓首

與王式書　　歐陽詹

公範足下長史及大人以薄官集大門任溫州長史大人任博羅縣丞予自能記憶只見驅集作馳載長幼勤勤南北予雖童稚意甚不居自有安固丞潮陽掾其兄蓍任安固縣丞兄詧任潮州司倉予時已冠似或議事以為地分遐陋進取無門必無遠大若

肄業於家則安固潮陽亦幾於不墜矣使懷耕食鑿飲之心焉事親敬長之道睦友與人之義恂恂自勉不意竊鄉曲之譽所疑不忘質所見不忘述時時有德多幸忝儕類之歸加以薄窺墳典（集作籍）適有章句濮陽仲宣河東千齡滎陽從易濟北有融瑯邪次臣（吳畨字仲宣薛壽字千齡鄭蔄字從易康暐字有融王雲卿字次臣則其鄉曲之人皆有識度為州里所重者）皆博雅明達君子公範亦其人焉每論性行量識度評學業酌文詞不以虛薄往往掛於牙齒予年二十有一公範與羣公

則可予以進士之目而有令予覿國之心予以群公所
肒之名繹先賢正名之旨進士者豈不言其可以仕進
而能裨助政化始自下而升上終自上而利下者也近
代亦曰舉人實古今舉賢進能之科也則有若風后力
牧膺黄帝之舉舜禹稷契膺唐堯之舉縉雲髙陽膺虞
舜之舉伊尹姜牙膺湯武之舉管仲龔鈇膺桓文之舉
五殺三傑膺嬴劉之舉皆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立功立
事出於人表之流也降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機絕照

謝朓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晁臣而詞學風流為一時之秀想當群公之舉（集作論）豈容易哉度力不任又先與靈源道士虹巖逸人（其鄉人也道士蔡明濬逸人羅山甫靈源虹巖其所居山名也）有潘湖合鍊奉養之契（潘湖公範上下所居地名也）乙從宿志勤勤懇懇獲與靈源虹巖同居者三十年公範與群公雖不若以前事相迫而流言時至建中初因當道廌祭故相國常公本州將故中書舍人薛公南澗之談西湖之禮（常相公為福建觀察使薛舍人典泉州日予以薄劣見知二公於南澗寺有所剪飭及予辭歸

故于西湖泛舟致餞也丹青日下程準前期公範與群公激勵轉加予亦稍信云云之勸時兄弟親屬方以衆情聞於大人大人與群公遂有龍首之會龍首山名予之别墅在焉特詢可否至於再三群公不悔前言以為可固可必人之於予皆欲其升高致遠至其秋大人則有遣從計吏之命當發之日大人及慈親親祭行於東郊公範與群公亦共餞神餘於野席離觴既輟大人誡勖數言言可切骨銘心征車云動慈親嗚咽數聲聲堪斷腸褫魄公範與群公

備見備聞也慰上下之望在乎早成名早寧歸余必不惜披能而有所馳墜集作絕墮以深上下之念汲汲摇摇如旌如翅受遣之明年達於長安賃廡六秩禮闈四上頻激昂藏集作頻竭激昂之力累為簸揚之棄反躬忖己徘徊又疑豈常薛公輕於布素而有佞歟為群公温良友朋而不忠歟集作為羣公温良與朋友有不忠與楊朱對岐埀翟覩素勁挺之志半作歸心況以近夢慈親以亂絲繞予之身萬重又夢大人齧予臂見血蓋神祇以大人誠切遠警於予

焉絲繞者豈非思念纒綿之象也齧臂者豈非齧指令歸之義也萬重見血者豈非示其甚也公範與予遊處最甚者且蒲陽讀書接席五年其餘為人公範知之蒲陽去家四百餘里晨昏之思忽至珍異之味忽得亦不以始昨違離便奔馳而去性自天至實非勉為令一辭庭闈而踰半紀以本心每每馳戀若此寃夢昭昭感發如彼日夜之心公範可量竊欲審覈良駑摭分進退阻故人無新知況不可問因孝使迴更願有決斯科也先

以才藝取次以德行伸大之事君細之以集作臨人如子所習可以當之於取乎如子事親可以移之於君乎如予理身可以施之於人乎其可也則待命待知庶榮親之道抑温凊之心如其不可則任材任器息干進時集作之機謝風塵之苦書至與裁裁已逝復家在國在佇為去就予於為子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竭若於為臣之道所恨不知也知必無不為闕生於世區區者所務豈不立名乎有名於國亦名也有名於家亦名也予

何攘臂於其間醜於家而美於國哉予無此心亦公範知之東風扇和山青水綠野芳且榮林鳥時鳴罇有酒匣有琴公範休暢其再拜

與李翶書　韓愈

使來集作至辱足下書歡愧交集作來并不容於心嗟乎子之書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説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衣服無

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携此將安所歸托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集有誠字謂我入京城集作域有此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集作執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集作門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集作所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

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得(集作豈)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集作忌非)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集作縱)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汙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願為(集作如)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

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杭本作悲）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集作其）愛於我者尤少不知我者尤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乎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集有在陋巷三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集有而字）為之依歸而又有簞

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違離久作還侍左右當日歡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

愈再拜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封建

此門二疏並是請武后復政太子英華因第一篇及封諸孫事誤立封建門當改為復辟

請復子正位疏一首

請則天皇后復位皇太子疏一首

行幸

諫太宗畋獵疏一首

諫蕃官仗內射生疏一首

書籍

請不賜吐蕃書籍疏一首

請置官買書疏一首

封建合作復辟已注在前

請復子正位疏一作請封建皇家諸孫姪疏　蘇安恒大定元年

臣聞歷數在躬握璿璣者指后天命攸屬臨寶極者聖人或揖讓而昇或干戈以定二途一也古今共之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河海庶物和平靈光克塞臣

謂胥庭之化無以過也陛下欽先聖一作聖皇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豈不以極斯大節成此鴻勲應天順人于今二十餘年矣臣馳情緗素竊見女媧之代風俗簡樸人淳易理垂衣拱手不足可言洎漢朝以惠帝幼冲吕后監撫享國八歳日不暇給雖傳簡策亦烏足道哉豈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即祖文宗武之業也封中岳則萬代一時之事也受寶圖即河圖洛書之瑞也功既大矣業既成矣即當捐其犬馬減

其服御覲四大其如遺視萬乘其若脫陛下豈不聞一作思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王既長推位遜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或作宸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寶位將倦機務殷重浩蕩勞心一作心神何不釋位東宮自怡聖體陛下縱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其若大寶何其若人事何陛下輟金輪聖神等號即是厭

倦萬機之象此謂天意也太子以奸臣枉搆久已自新相王推位青宫退居朱邸天下聞之莫不謳吟聖代此謂人事也故知天意人事鍾我聖朝大臣重禄不言近臣畏罪不諫使吾君有堯舜之位不行堯舜之道故書曰后德惟臣此之謂也臣又聞自古一作昔明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内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為公侯任以閑簿一作簡曹務臣又聞陛

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侯（一作封）此非長久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聞（一作閑）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聞胡賊侵邉覘中國陛下居總章申廟筭赫然發憤分閫出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撓奔鑠刀以時繫年即士卒不逞府庫空竭此其謂也陛下若能告倦萬機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

夷聞之繫頸面縛百姓聞之皷腹擊壤史臣曰掩嫣燧而遒胥庭後代聞之曰四三皇而六五帝豈虚也哉豈虚也哉臣山中一草萊耳無擊鍾鼎食之榮有碩學鴻儒之業臣來日跪而辭父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必當獻一謀晝一策厥塗不就草木何殊今上有堯舜之德下有稷臯之位古人有言欲安其家必先安其國欲安其親必先安其君當今天下雖安亦有未然之計故書曰若昔大猷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其謂

也臣母又謂臣曰朝暮倚閭而望汝若能上干人主進書獻說揚名後代以榮父母是吾之子也臣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寐今故杖策千里徒步三川雖牽拙而無同敢獻芹而竊抃陛下若採微臣一言之善成家國萬代之基臣之懇誠幸甚謹言

此篇六百卷勸進進表門重出前已削去一作皆

舊唐書本傳

請則天皇后復位於皇太子疏 武后

前人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托將以萬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舊唐書作其）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唐書作驩兜）在其朝間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情以運祚將衰（唐書作喪）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

邪乘時（文粹作姦佞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興（唐書作軫）念亦何以（唐書作亦罔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人道長群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寓縣龍飛踐極（唐書作踐宸）歃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資（文粹作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秉乾作主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

子陛下恐宗祀中絶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唐書作追留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文粹作所視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慈子孝焉何以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将何聖顔以見唐家宗廟将何詰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之謂

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唐書作機）務自怡（唐書作適）聖躬命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輟萬務（唐書作稍輟萬機）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用若以臣為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行幸

諫太宗畋獵疏　虞世南

臣聞秋獮冬狩蓋為恒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推班碎（舊唐書作躬推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貞觀政要作質）旌旗較獵（唐書作舉旗校獲）式遵古典（唐書前篇作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橛斯蓋慎重（唐書作重慎）防微為社稷計也是以馬卿直言（唐書前篇作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賤（唐書作微賤會要作微末前篇作未察）敢

忘斯義且夫弧矢畢陳會要作且夫弧矢星畢唐書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特前篇作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貽範百王永光萬代

此篇六百二十卷重出前已削去

諫畜宫伏内射生疏高宗　薛元超上元三年

臣元超臣聞春蒐夏苗前王之令典教兵訓卒有國之宏規伏惟天皇以欽明馭寓中外禔福蹔因農隙駐蹕

近郊一物一事並從減省在公在私莫不幸賴時惟令月景淑風和宸襟有豫百靈胥悅臣曲荷恩徽重得奉陪鑾駕下情欣躍實倍恒品但以馳原赴草親行聖躬飛蒼走黃頡頏神騶控權奇之馬逸影雲趨矯徬徨之箭雄飛星落上截飛鳥下斃狡兎唯恐朽株蟻垤不宜輕之千金之子猶有垂堂之誡萬乘之尊豈忘銜撅之慮又諸蕃首領叅豫羽獵天皇以德綏懷遂亦操弓持矢既非族類深用為虞臣雖庸劣曾聞前古今冒死以

為言者非謂出之敢諫惟望經川谷不測之地入蘙林可畏之途縁龍駟以揚鑣儼風輿而按節三韓雜種十角渠魁勿使咫尺天顔處於交戰之外虔思宗廟之重允副黎元之心凡在懷生幸甚幸甚臣之性命惟天皇宥之臣之冠冕惟天皇賜之謹冒死以聞

諫則天皇后幸三陽宫疏　張說

邊防

諫太宗親征高麗疏　褚遂良

臣聞有國家者譬諸其身兩京等於腹心四境方乎手足他方（新唐書作列裔）絕域若此（一作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勑布誥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為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輙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承機關東頼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新唐書作一二慎將）發四五萬人（一作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廻掌

大聖（二字一作夫聖人）有作必履恒規貴能克平寇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効

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千里之突厥皆是陛下發縱指示爾（一無此字）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詳乎近代為人之主無自伐遼者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楊僕魏世（一作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為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間城平莽（一作削平城壘）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昔剪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匪惟陛下之所使

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小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離一作輕而遠也且如長遼之左或遇霖雨霪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玄菟濵海途深難測一作帶方玄菟海途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渭中之地東攜可以為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陀其於西京逕路非遠為其節度以設軍謨一作其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

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納（一作察）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高宗將伐高麗疏　李君求

臣聞心之痛者（一作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言性之忠（一作慈）者不能隱情且食君之祿者死君之事今臣食陛下之祿矣其敢愛身乎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一作安）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憂人力之盡恐府庫之殫懼社

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云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于一作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萬里廣拓南海分為八郡終於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垂哀痛之詔自悔其失彼高麗者避荒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棄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乎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為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府庫二字一作其有限之貲

貪其一作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即不得不發兵鎮守少發則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戍萬姓無聊生也萬姓怨怨一作無聊則天下敗矣天下既敗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言疎勒等凋弊疏文粹作請罷百姓西戍疎勒等四鎮疏

狄仁傑武后神功元年

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舊唐書作疆之外故東距滄

海西隅流沙北横大漢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隅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是則舊唐書作則非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唐書作陷邊殺畧舊唐書作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

磽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為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下舊唐書文粹並無下字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

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故能為天所祐也昔人有言曰與覆車同軌者未甞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新唐書作右戍四鎮東新唐書作左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乎西域舊唐書作開文粹作開乎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益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豈不懷歸畏彼罪罟念彼蒸舊唐書作共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

怨思之詞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而字唐書作政而不行則邪新唐書作害下同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閩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為盜本根一揺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為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舊唐書作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並舊唐書作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尅平

九姓册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郡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實文粹無實字綏邉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新唐書有旮字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付舊唐書文粹作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新唐書作要塞則恒代之鎮重而邉州之備實矣况撫綏夷狄蓋防其越逸苟

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較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内憂蓋為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稟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為念但常（舊唐書作當）勑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堠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冦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獲虜（舊唐書作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

擊而服矣

言河朔人庶疏　武后時

臣聞朝廷議者以為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因迫脅或有願從或為偽官或為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拆一作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媿心修築城池繕造

兵器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修禮義愁若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由恩不普洽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掩一作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人一作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往

山東群盜緣茲聚結臣以邉塵蹔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理事廣澤一無澤字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通一作道暢率土歡心諸道一作軍凱旋得無侵擾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不破突厥疏　中宗

盧甫

臣聞有虞和平一作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賔則

戎狄侵軼(一作交侵)其來逺矣漢髙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冒頓益驕邉寇不止則逺荒之地凶獷(一作猂)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勲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說禮樂敦詩書晉臣杜元凱(二字一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叱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

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可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起長平趙子（一作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録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筭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揔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掎角之勢也臣聞

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從邊選其勝兵兒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攻一作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拜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得其人而任之嵬乘訓兵屯田積粟謹候一作設烽燧飾練一作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

此又古之善經也去歳亢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内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徭賦事無過舉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侈一作役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知方帑藏山積金華犀利然後整六軍絶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蹛林之首一作酋懸虆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藏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内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盡四方臣少慕

文儒不習軍旅奇正之術多愧前良獻替是司輕陳朁

議

言西蕃疏

臣聞兵者凶器不獲已而用之今西蕃莫不順軌縱鼠竊狗盜有戍卒鎮兵足宣式遏之威非無赫斯之怒此師之出未見其名又聞安不忘危理必資備自近及遠强幹弱枝是以漢實關中徙諸豪族今關輔户口積久逋逃承前先虛見猶未實屬北虜犯塞西戎駭邊凡在

丁壯征行咨盡豈宜更擇驍勇遠資荒服及一萬人行詣六千餘里咸給遞馱並供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人戶漸少涼州以北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得濟又萬人賞賜費用極多萬里資糧破損尤廣縱令必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無乃其損請令計議所得較其多少即知利害況用者必賞獲者未量何要此師行頻空纖向且上古之時大同之化不獨子子不獨親親何隔華夷務均安靜洎王道謝古帝德懋淳猶尚綏

懐不崇征伐有占風覘雨之客無越海逾山之師其後漢武膺圖志恢土宇西通絶域北擊匈奴雖獲奇珍多斬首級而中國疲耗殆至危亡是以俗號昇平君稱明盛者咸指唐堯之代不歸漢武之年其要功不成者復焉足比議惟陛下圖之

書籍

請不賜吐蕃書籍疏 玄宗開元中

于休烈

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

無備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傳曰裔（或作戎）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華其非心在于有備無患昔者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漢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冦讐豈可貽經典之事且臣聞吐蕃之性慓悍果決敏情恃（一作特）銳喜學不回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能（一無能字）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唐策有則選字）

知往來有書檄之制何與借冠兵而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卓楚屢奔命一以守典存國一以喪車一作法危邦可取鑒也且公主下嫁從人遠適異國合務一作合蕃新唐書作當用禮返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慮有奔北之類勸教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新唐書有失春秋三字當周道一作德既衰諸侯强盛禮樂自出戰伐交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

若與此書國之患也傳曰于奚請曲縣繁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新唐書作無足所求以資其智臣忝列位職刊校秘籍一作忝叨列位職刊秘籍實痛經典棄在夷狄一作戎狄昧死上聞伏一無伏字惟陛下深察一作皆舊唐書吐蕃傳

請置官買書疏　羅衮

臣聞竊謂堯舜所以成其聖者稽古之力也故書曰若

稽古帝堯又曰若稽古帝舜是則為國之要在乎順考古道而已古事之効布在群籍兹歷代所以盛藏書之府不可一日而闕也臣伏念秘閣四部三館圖書亂離已來散失都盡一為墜闕二十餘年陛下追蹤往聖勞神故實歲下明詔旁求四海或遣使搜訪或購以官爵亦已久矣然而一編一簡未聞奏御加以時玩武事不急文化若非别降聖謩無因可致臣今伏請陛下出内庫財於都下置官買書不限經史之集列聖實錄古今

傳記公私著述凡可取者一皆市之部帙俱全則價有差等至於零落雜小每卷不過百錢率不費千緡可獲萬卷儻或稍優其直則遠近趨利之人必當捨難得之貨載天下之書聚于京師矣不惟充足書林以備宣索今三朝實録未修無所依約便期因此遂有所得斯又朝廷至切之務也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五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唐　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直諫

諫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疏一首

論時政疏四首

論治道疏一首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院諫疏一首

初授監察御史論奉親享廟褻封樂工等疏一首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一首

諫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疏

李綱

臣舊唐書有謹字按周禮均工樂胥文粹作官不預文粹作厠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身終子繼不易其業故魏武使禰衡擊鼓衡先解朝服露體而擊之云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之衣唯唐書作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授安馬駒為開府既招物議大斁彝倫有國有家者以為殷

鑒古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文粹作業）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人（文粹作胡）授（文粹作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馳廊廡（唐書作廟）故非創業垂統貽則（唐書作厥）子孫之道也伏惟陛下聽察之（前篇作臣忝周行不敢不奏文粹無此八字）

此篇六百二十卷重出前已削去

論時政疏四首　　魏徵

其一曰（貞觀十一年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諫）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

欲配厚英華作厚仁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新唐書作懾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所舊唐書政要作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政要作縱欲罄新唐書作役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政要作苑是飾臺

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恃威重內多（新唐書作行）隘（舊唐書作險）忌讒邪者必遂（舊唐要安作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之笑深可（政要作可不）痛矣（舊唐書政要作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

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毁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宫則神化潛通無為而理政要作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悦以子來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採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政要作美麗因其基以崇舊唐書政要作廣之增其舊

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如（舊唐書政要作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舊唐書政要作亂）易亂（新唐書作暴）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政要作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將隆（政典作基）七百之祚貽厥孫謨（舊唐書作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其二曰（政要是日又上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新唐書有豈字）流之遠根不固而（新唐書有何字）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新唐書作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舊唐書有於字）居安思危戒奢（舊唐書作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俱成（舊唐書政要作成）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

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其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寘舊唐書作董政要作重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舊唐政要作而自牧懼滿溢則

思江海以（舊唐書政要作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舊唐書政要作怒）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舊唐書作擁）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詘（舊唐書政要作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謨（舊唐書作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武爭馳在君（舊唐書作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

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其三曰 貞觀十一年五月壬申帝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退上疏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舊唐書政要作安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久舊唐書政要作大志

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捞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舊唐書政要作勸親踈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新唐書作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舊唐書作政要作謬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

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感怒所至則政要作咸危取新唐書作專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詘舊唐書政要作黜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新唐書作鍥刻薄之風尚扇舊唐書政要作已扇新唐書作降夫上風政要作刻薄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新唐書作以蔽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新唐書作謬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政要作枉屈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睿聖之聰明無

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為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舊唐書作給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舊唐書政要作治之所急實乃政要作為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基舊唐書政要作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

舊唐書英華並無此二句

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舊唐書政要作計大新唐書作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强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静之也静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新唐書作亟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加舊唐書作身將政要

作將僇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新唐書作政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費用二字諸本作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甘舊唐書作聽苦口之忠

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政要有此字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新唐書作得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

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美固無得而稱焉

其四曰

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舊唐書作子)所保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唐書政要作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政要作紀)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

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新唐書作不誠之令為上則敗德舊唐書作國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新唐書作綿十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新唐書作愈積土地日新唐書作益廣然道德未益厚新唐書作不日博仁義未益博新唐書作不日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

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既舊唐書作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兹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强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强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終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可恠舊唐書作無咎强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金舊唐書作政要作

斧

生疑投杼致惑衆（舊唐書政要作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閼大猷（一作道）妨化損德其在茲乎（舊唐書政要作無甚斯者）故孔子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

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舊唐書政要作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

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議（舊唐書政要作訪）之於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

抑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舊唐書政要作或下）通是則毁譽在於小人刑罰（新唐書作督責）加於君子寔興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順顏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

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政要作得）竭忠必有在乎（舊唐書作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政要作義）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政要作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

使小人絫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為四海之大君應政要作膺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

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絶其邪佞君子自强不息無為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論治道疏

臣聞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已成不

脩為未成人（一作體或未備不成為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資股肱以致理（一有故字）禮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萬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胷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卵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心膂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固同金石者非唯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

已昔周文遊於鳳凰之墟戲係解顧左右莫可使結者乃自結之豈周文王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哉但知與不知耳一作但禮與不禮知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統一作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王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禮記稱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

古禮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一無此二字）之有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三字一作如何）晏子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列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英華無此二字止作何謂）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而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

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崔杼殺齊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土芥臣視君如寇讎雖臣之事君無有二志至於去就之節尚緣恩於厚薄然則為人上君一作者

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覩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或地隣齊晉或業預經綸並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信之不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二字一作立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然但寛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

況上啟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所謂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者一作無不亂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實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然則古人一無此字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一無此字今之威罰所謂長奸此非堯舜之心非禹湯之事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孫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一作可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孔子

曰魚失水而死水失魚則猶為水也故堯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理一作將求致治其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其所一作據大臣執得其所一作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

其罪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信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茍免其禍大臣茍免通鑑作苟求免禍則譎詐一作譎詭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至理矣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上下

相疑則不可以言理矣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踰一作渝況君臣契合實同魚水若君為堯舜則已為稷契豈有遇一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能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此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焉

一作皆貞觀政要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院諫疏

褚遂良

臣聞周兩（一作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兹私愛欲（會要作思）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太（一作世）子乎自當春誦夏弦親近師傅知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化

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叙有一作新樹太子莫不欣躍一作欣欣既已廢昏立明雖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内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憋伏願遠覽殷周近尊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恒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初除監察御史論奉親享廟襲封樂工等疏

馬周

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一作賢者）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天道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跡臣以不天（一作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一有顧字）來事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一有自字）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暗過垂齒錄竊自顧瞻無階答謝輒以微軀丹款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而其牆宇門闕

之制方之紫極尚（一無上字）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反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在（一作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力而蕃夷朝見及四方觀聽有不足者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觀（一作樓）務從高顯以稱萬國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或作覩）明勑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宮三百餘里鑾輿動軔嚴蹕俄經旬日非可以旦

暮至也儻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者將何以逮一作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或作且車駕今茲為避暑行也然則太上皇尚畱熱所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竊未安然勑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速反之期以開眾惑臣又見詔書令宗室功臣悉就蕃國一作勲貴作鎮蕃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或絀一作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嗣一作胤裔或作裔緒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必如詔旨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

之何必使[二字一作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在[一作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則兆庶被其殃而家國蒙其患[一作受其敗]正欲絶之也[一無也字]則子文之治猶在也[一無也字]正欲存之也[一無也字]則欒黶之惡已彰也[一無也字]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户邑必有才行隨器方授則雖其翰翮非强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

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宜（一作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一作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云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阼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事伏緣聖情獨以鑾輿一出勞費利多所以忍其孝思以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孫謨（一作謀）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

不在俎豆之間然則聖人之訓人固有屈已以從物一作時特顧聖恩一作慈顧省愚款十五字或作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又聞致化之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基唐策作立政之原必自一作在於揚清激濁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輿皁雜類韋槃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解調馬縱使術踰儕輩一作等夷能有可取一作伎能有取止賜金帛以富其家豈宜列預士流超受高爵遂使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倡

人鳴玉曳組一作履與夫朝賀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恥之然成一作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可一無可字使在朝班預於仕伍一作位也

此篇英華誤作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非是節儉諸王疏今以新唐書及文粹增入于後

請崇節儉及制諸王疏

臣歷覩前代自夏殷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

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一作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一作階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常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寛猛隨時而大要惟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

是為一作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乘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絶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須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嗟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

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綉纂組妨害女工（一作紅）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一作又樂）後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新唐書作搖）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公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理（一作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

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况皇太子生長深宫不更（一作歷）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一作已）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一作滅亡）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煬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

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新唐書作何則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

布帛而世(一作王下同)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則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一作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一作躬已)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儻(新唐書作萬一)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恐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

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采一作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為一作謂漢文帝云可慟新唐書作痛哭及長太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畧振主如韓彭之徒

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新唐書作在諸王皆為新唐書作由樹置失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但溺於私一作先愛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新唐書作尚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一作見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司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主疑

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户不少好衣美食衣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别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世遵行之唐書奉作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五